

大正藏第 03 册 No. 0184

修行本起经 2 卷

[卷上](#) [卷下](#)

[现变品第一](#), [菩萨降身品第二](#), [试艺品第三](#), [游观品第三](#), [出家品第五](#).

No. 184

修行本起经卷上

后汉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详译

现变品第一

闻如是：

一时佛在迦维罗卫国，释氏精舍尼拘陀树下，与大比丘众千二百五十人俱，皆是阿罗汉——已从先佛，净修梵行，诸漏已尽，意解无垢，众智自在，晓了诸法，离于重担，逮得所愿，三处已尽，正解已解，三神满具，六通已达——比丘尼众，大伏爱等五百人；不可计诸优婆塞、优婆夷四辈；普集诸异学婆罗门、尼捷等不可计，都悉来会。一切诸四天王、忉利天王、炎天王、兜术天王、尼摩罗提天王、波罗尼蜜天王、梵天王，乃至阿迦膩咤天王，各与无央数众，皆悉来会。诸龙王、阿须伦、迦留罗、真陀罗、摩休勒，一一尊神，复各与眷属，皆悉会来。白净王、无怒王、无怨王、甘露净王及迦维罗卫九亿长者，各从官属，一时来会，为佛作礼，却坐一面。

尔时佛放身三十二相、八十种好光明，普照三千世界，如月盛满星中特明，威神堂堂。众圣中王一切众会，咸有疑心，各自念言：「太子生迦维罗卫，长白净王，家弃国行，学道成号，佛为于树下六年得道耶？十二年得乎？」或复念言：「本行何术，致斯巍巍？所事何师，今得特尊？始修何法，得成为佛？」

佛知一切皆有疑意，便告摩诃目犍连：「汝能为怛萨阿竭说本起乎？」

于是目捷连，即从座起，前整衣服，长跪叉手，白佛言：「唯然世尊！今当承佛威神，持佛神力，为一切故，当广说之。」

佛言：「宿命无数劫时，本为凡人，初求佛道以来，精神受形，周遍五道，一身死坏，复受一身，生死无量，譬喻尽天下草木，斩以为筹，计吾故身，不能数矣！夫极天地之始终，谓之一劫，而我更天地成坏者，不可称载也！所以感伤世间贪意，长流没于爱欲之海，吾独欲反其原故，自勉而特出，是以世世勤苦，不以为劳，虚心乐静，无为无欲，损己布施，至诚守戒，谦卑忍辱，勇猛精进，一心思微，学圣智慧，仁活天下，悲穷伤厄，慰沃忧戚，育养众生，救济苦人，承事诸佛，别觉真人，功勋累积，不可得记。

「至于昔者，锭光佛兴世，有圣王号名灯盛治，在提和卫国。人民长寿，慈孝仁义，地沃丰盛，其世太平。生一太子，字为灯光，聪明智远，世之少双。圣王爱念，甚奇甚异，临寿终时，国付太子。太子灯，光念计无常，传国授弟，实时出家，行作沙门，道成号佛无上至尊，神德光明，无昼无夜。从比丘众六十二万，游行世界，开化群生。当还提和卫国，度脱种姓及国臣民，与诸大众，游诣本国。是时国中，百官群臣，谓佛大众来攻夺国，皆共议言：『今当兴师，逆往拒之，不宜与国。』实时相率，欲以向佛。

「佛以六通，逆照其心，化作大城，广大严峻，与彼城对。佛哀国人，欲令解脱，即化二城，变为琉璃，其城洞达，内外相照；复化六十，二万比丘，如佛无异，变化示现。王见惶怖，疑解心伏，即出诣佛，叩头自悔：『稟性空顽，恶意向佛，愚人所误，幸唯原之。愿佛便还精舍，七日之中，当修所供，奉迎至尊。』佛知其意，默然便还。

「于是其王问诸群臣：『奉迎圣王，其法云何？』诸臣言：『迎遮迦越王法，庄严国土，面四十里，平治道路，香汁洒地，金银珍琦，七宝栏楯，起诸幢幡，繒彩花盖，城门街巷，庄严校饰，弹琴鼓乐，如忉利天，散花然灯，烧众名香，敬侍道侧。』七日已办，王勅群臣百官导从，躬亲迎佛。佛哀人民，告诸比丘：『严出应请。』比丘受勅，行诣本国。佛告比丘：『汝等见此供设严好光目者不？昔吾承事往古诸佛，供养庄严，亦如今也！』

「是时有梵志儒童，名无垢光。幼怀聪睿，志大苞弘，隐居山林，守玄行禅，图书秘讖，无所不知，心思供养，奉报师恩。辞行开化道经丘聚，聚中梵志，名不楼陀，盛祀天祠，满十二月，饭食供养，梵志徒众，八万四千人，岁终达嚧，金银珍宝、车马牛羊、衣被繒彩履屣、七宝之盖、锡杖澡

罐，最聪明智慧者，应受斯物。七日未竟，时儒童菩萨，入彼众中，论道说义，七日七夜。尔时其众，欣踊无量，主人长者，甚大欢喜，以女贤意，施与菩萨。菩萨不受，唯取伞盖锡杖、澡罐履屣、金金钱各一千，还上本师。其师欢喜，便共分布。

「儒童菩萨，复辞出行。时诸同学，各各赠送人一银钱，遂行入国。见人欣然，忽忽平治道路，洒扫烧香，即问行人：『用何等故？』行人答曰：『锭光佛今日当来，施設供养。』儒童闻佛欢喜踊跃，衣毛肃然：『佛从何来？云何供养？』行人对曰：『唯持花香繒彩幢幡。』于是菩萨，便行入城，勤求供具，须臾周匝，了不可得。国人言：『王禁花香，七日独供。』菩萨闻之，心甚不乐。

「须臾佛到，知童子心，时有一女，持瓶盛花。佛放光明，彻照花瓶，变为琉璃，内外相见。菩萨往趣，而说颂曰：

「『银钱凡五百， 请买五茎花，
 奉上锭光佛， 求我本所愿。』」

「女时说颂，答菩萨言：

「『此花直数钱， 乃顾至五百，
 今求何等愿？ 不惜银钱宝。』」

「菩萨即答言：

「『不求释梵魔， 四王转轮圣，
 愿我得成佛， 度脱诸十方。』
 女言善快哉： 『所愿速得成！
 愿我后世生， 常当为君妻。』」

「菩萨即答言：

「『女人多情态， 坏人正道意，
 败乱所求愿， 断人布施心。』」

「女答菩萨言：

「『女誓后世生，
儿子及我身，
仁者慈愍我，
此华便可得，
实时思宿命，
以更五百世，
随君所施与，
今佛知我意。
唯赐求所愿，
不者钱还卿。』
观视其本行，
曾为菩萨妻。」

「于是便可之，欢喜受花去。意甚大悦：『今我女弱，不能得前。请寄二华，以上于佛。』实时佛到，国王臣民、长者居士、眷属围绕，数千百重，菩萨欲前散花，不能得前。佛知至意，化地作泥，人众两披，尔乃得前。便散五华，皆止空中，变成花盖，面七十里，二花住佛两肩上，如根生。菩萨欢喜，布发着地：『愿尊蹈之。』佛言：『岂可蹈乎？』菩萨对曰：『唯佛能蹈！』佛乃蹈之，即住而笑，口中五色光出，离口七尺，分为两分：一光绕佛三匝，光照三千大千刹土，莫不得所，还从顶入；一光下入十八地狱，苦痛一时得安。」

「诸弟子白佛言：『佛不妄笑，愿说其意。』佛言：『汝等见此童子不？』『唯然已见。』世尊言：『此童子于无数劫，所学清静，降心弃命，舍欲守空，不起不灭，无倚之慈，积德行愿，今得之矣！』」

「佛告童子：『汝却后百劫，当得作佛，名释迦文(汉言能仁)如来。无所著。至真。等正觉，劫名波陀(汉言为贤)，世界名沙埵(汉言恐惧国土)，父名白净，母名摩耶，妻名裘夷，子名罗云，侍者名阿难，右面弟子，名舍利弗，左面弟子，名摩诃目犍连，教化五浊世人，度脱十方，当如我也！』于是能仁菩萨，以得决言，踊跃欢喜疑解望止，[火*霍]然无想，寂而入定，便逮清静，不起法忍，实时身踊，悬在空中，去地七仞，从上来下，稽首佛足，便作沙门。」

「佛说偈言：

「『汝当于是世，
戒力定慧力，
汝行圣人场，
愍念众生故，
汝当于是世，
九十六外道，
把草坐树下，
降伏魔官属。
打震甘露鼓，
续转无上轮。
善权无上慧，
皆令得法眼。」

汝当于是世， 慈哀行四恩，
施惠法甘露， 灭除三毒病。』

「能仁菩萨，承事锭光，至于泥曰。奉戒清静，守护正法，慈悲喜护，惠施仁爱，利人等利，救济不倦，寿终上生兜术天上。欲救一切、摄度盲冥，从上来下，为转轮王飞行皇帝，七宝导从。何等为七？一、金轮宝，二、神珠宝，三、玉女宝，四、典宝藏臣，五、典兵臣，六、绀马宝珠髦鬣，七、白象宝珠髦尾。

「金轮宝者，轮有千辐，雕文刻镂，众宝填厕，光明洞达，绝日月光，当在王上；王心有念，轮则为转，案行天下，须臾周匝，是故名为金轮宝也。神珠宝者，至二十九日月尽夜时，以珠悬于空中，在其国上，随国大小，明照内外，如昼无异，是故名为神珠宝也。玉女宝者，其身冬则温暖，夏则清凉，口中青莲花香，身栴檀香，食自消化，无大小便利之患，亦无女人恶露不净，发与身等，不长不短，不白不黑，不肥不瘦，是以名为玉女宝也。典宝藏臣者，王欲得金银琉璃、水精摩尼、真珠珊瑚珍宝时，举手向地，地出七宝向水，水出七宝向山，山出七宝向石，石出七宝，是故名为典宝藏臣也。典兵臣者，王意欲得四种兵——马兵、象兵、车兵、步兵——臣白王言：『欲得几种兵？若千若万，若至无数？』顾视之间，兵即已办，行阵严整，是故名为典兵臣也。绀马宝者，马青绀色，髦鬣贯珠，搵摩洗刷，珠则堕落，须臾之间，更生如故；其珠鲜洁，又踰于前，鸣声于远闻一由旬，王时乘骑，案行天下，朝去暮还，亦不疲极，马脚触尘，皆成金沙，是故名为绀马宝也。白象宝者，色白绀目，七肢平跽，力过百象，髦尾贯珠，既鲜且洁，口有六牙，牙七宝色；若王乘时，一日之中，周遍天下，朝往暮返，不劳不疲，若行渡水，水不摇动，足亦不濡，是故名为白象宝也。

「尔时人民，寿八万四千岁，后宫嫔女，各八万四千，王有千子，仁慈勇武，一人当千，圣王治正，戒德十善，教授人民，天下太平，风雨顺时，五谷熟成，食之少病，味若甘露，气力丰盛，唯有七病：一者寒、二者热、三者饥、四者渴、五者大便、六者小便，七者意所欲。圣王寿尽，又升梵天，为梵天王。上为天帝，下为圣主，各三十六反，终而复始，欲度人故，随时而出。

「菩萨勤苦，经历三阿僧祇劫，劫垂欲尽，愍伤一切，轮转无际，为众生故，投身餓饿虎，勇猛精进，超踰九劫。能仁菩萨，于九十一劫，修道德、

学佛意，行六度无极——布施、持戒、忍辱、精进、一心、智慧——善权方便，慈悲喜护，育养众生，如视赤子，承事诸佛，积德无限，累劫勤苦，通十地行，在一生补处，功成志就，神智无量。期运之至，当下作佛，于兜术天上，兴四种观，观视土地，观视父母，生何国中，教化之宜先当度谁？白净王者，是吾累世所生之父，拘利刹帝有二女，时在后园池中沐浴，菩萨举手指言：『是吾世所生母也，当往就生。』时有五百梵志，皆有五神通，飞过宫城，不能得度，惊而相谓：『吾等神足，石壁皆过，因何等故，今不得度？』梵志师言：『汝见此二女不？一女当生三十二相大人；一女当生三十相人。是其威神，令吾等失神足。』是时音声，普闻天下。

「是时白净王，欢喜踊跃，贪得飞行皇帝来生其家，即便求索娉迎为妻。迦夷卫者，三千日月万二千天地之中央也，过去来今诸佛，皆生此地。」

菩萨降身品第二

「于是能仁菩萨，化乘白象，来就母胎。用四月八日，夫人沐浴，涂香着新衣毕，小如安身，梦见空中有乘白象，光明悉照天下，弹琴鼓乐，弦歌之声，散花烧香，来诣我上，忽然不现。夫人惊寤，王即问曰：『何故惊动？』夫人言：『向于梦中，见乘白象者，空中飞来，弹琴鼓乐，散花烧香，来在我上，忽不复现，是以惊觉。』王意恐惧心为不乐，便召相师随若那，占其所梦。相师言：『此梦者，是王福庆，圣神降胎，故有是梦。生子处家，当为转轮飞行皇帝；出家学道，当得作佛，度脱十方。』王意欢喜。于是夫人，身意和雅，而说偈言：

「『今我所怀胎，	必是摩诃萨，
淫邪嫉恚止，	身心清净安。
心常乐布施，	持戒忍精进，
定意入三昧，	智慧广度人。
观察大王身，	敬如父以兄，
瞻愍人民类，	亦如己赤子。
疾病医药疗，	饥寒施衣食，
怜贫敬尊老，	乐令生老灭。
诸在狱闭系，	毒苦愁怖恼，
愿王加大慈，	一时赦罪过。

今我不欲闻，世俗音乐声，
志趣山林宴，清净寂默定。』

「于是粟散诸小国王，闻大王夫人有娠，皆来朝贺，各以金银珍宝衣被花香，敬心奉贡称吉，无量夫人，举手攘之，不欲劳烦。自夫人怀妊，天献众味，补益精气，自然饱满，不复飧王厨。十月已满太子身成，到四月七日，夫人出游，过流民树下，众花开化、明星出时，夫人攀树枝，便从右肋生堕地。行七步，举手而言：『天上天下，唯我为尊。三界皆苦，吾当安之。』应时天地大动，三千大千刹土莫不大明。释梵四王与其官属，诸龙、鬼神、闍叉、捷陀罗、阿须伦，皆来侍卫。有龙王兄弟，一名迦罗，二名鬻迦罗，左雨温水，右雨冷泉，释梵摩持天衣裹之，天雨花香，弹琴鼓乐，熏香烧香，捣香泽香，虚空侧塞。夫人抱太子，乘交龙车，幢幡伎乐，导从还宫。

「王闻太子生，心怀喜跃，即与大众、百官群臣、梵志、居士长者、相师，俱出往迎。王马足触地，五百伏藏，一时发出，海行兴利，于时集至梵志相师，普称万岁，即名太子，号为悉达(汉言财吉)。王见释梵四王、诸天龙神弥漫空中，敬心肃然，不识下马礼太子。时未至城门，路侧神庙一国所宗，梵志相师咸言：『宜将太子礼拜神像。』即抱入庙，诸神形像，皆悉颠覆。梵志相师、一切大众皆言：『太子实神实妙，威德感化，天神归命。』咸称太子，号天中天。

「于是还宫，天降瑞应，三十有二：一者、地为大动坵墟皆平，二者、道巷自净臭处更香，三者、国界枯树皆生花叶，四者、苑园自然生奇甘果，五者、陆地生莲花大如车轮，六者、地中伏藏悉自发出，七者、中藏宝物开现精明，八者、篋笥衣被被在椀架，九者、众川万流停住澄清，十者、风霁云除空中清明，十一者、天为四面细雨泽香，十二者、明月神珠悬于殿堂，十三者、宫中火烛为不复用，十四者、日月星辰皆住不行，十五、沸星下现侍太子生，十六、天梵宝盖弥覆宫上，十七、八方之神奉宝来献，十八、天百味饭自然在前，十九、宝瓮万口悬盛甘露，二十、天神牵七宝交露车至，二十一、五百白象子自然罗在殿前，二十二、五百白师子子从雪山出罗住城门，二十三、天诸嫫女现伎女肩上，二十四、诸龙王女绕宫而住，二十五、天万玉女把孔雀拂现宫墙上，二十六、天诸嫫女持金瓶盛香汁列住空中侍，二十七、天乐皆下同时俱作，二十八、地狱皆休毒痛不行，二十九、毒虫隐伏吉鸟翔鸣，三十、渔猎怨恶一时慈心，三十一、境内孕妇生者悉男，聋盲

瘖症、癰残百疾，皆悉除愈，三十二、树神人现低首礼侍。当此之时，十六大国，莫不雅奇叹未曾有。

「于是香山有道士名阿夷，中夜觉天地大动，观见光明晖赫非常，山中有花，名优昙钵，花中自然生师子王，墮地便行七步，举头而吼，面四十里，其中飞鸟走兽、蜻飞蚊行蠕动之类，莫不慑伏。阿夷念言：『世间有佛，应现此瑞。今世五浊盛恶，何故有此吉祥瑞应？』天晓飞到迦维卫国，未及国城，四十里外，忽然落地。心甚惊喜：『此必有佛，于我无疑。』步诣宫门，门监白王：『阿夷在门。』王愕然曰：『阿夷常飞，今者何故在门求通？』王即出礼拜迎，澡洗沐浴，施新衣服，问讯：『今日临顾，劳屈尊圣！』阿夷答言：『闻大王夫人生太子，故来瞻省。』勅其内人，抱太子出。侍女白言：『太子疲懈，始得安眠。』阿夷喜悦，便说偈言：

「『大雄常自觉， 觉诸不觉者，
 历劫无睡卧， 岂当眠寐乎？』

「于是侍女，抱太子出，欲以太子向阿夷礼。阿夷便惊起，前礼太子足。国王及群臣，见国师阿夷敬礼太子，心便悚然，益知至尊，即头面礼太子足。阿夷猛力，回伏百壮士，方抱太子，筋骨委震，见奇相三十二、八十种好，身如金刚，殊妙难量，悉如秘讖，必当成佛，于我无疑，泪下哽咽悲不能言。时王惶怖请问：『太子有不祥乎？吉凶愿告，幸勿有难。』阿夷自抑制，即便说偈言：

「『今生大圣人， 除世诸灾患，
 伤我自无福， 七日当命终。
 不见神变化， 说法雨世间，
 今与太子别， 是故自悲泣。』
 太子举手言： 『五道十方人，
 吾当尽教化， 皆令得其所。
 本我意所愿， 当度萨和萨，
 一人不得道， 吾不入泥洹。』

「于是阿夷喜，重礼太子足。白净王怖止欢喜，而说偈言：

「『太子有何相？ 当何治于世？
 愿为一一说， 诸相有何福？』

「时阿夷以偈答王言：

「『今观太子身，
无上金刚杵，
大人相满具，
居国常平治，
手足轮相现，
是故转法轮，
鹿膯而龙髀，
观者无有厌，
纤长手臂指，
是故法久长，
皮毛柔软细，
金色钩锁骨，
方身师子臆，
平住手过膝，
身有七处满，
菩萨宿作行，
口含四十齿，
甘露法率众，
颊车如师子，
佛德现天下，
味味次第味，
是以设法味，
广舌如莲华，
是故种种音，
语声哀鸾音，
是故说法时，
眼相紺青色，
是故天人类，
顶特生肉髻，
欲度一切故，
面光如满月，
是以眉间毫，
金色坚固志，
春破淫欲山。
足下安平趾，
出家等正觉。
其好有千辐，
得佛三界尊。
隐相阴马藏，
是故法清净。
软掌鞞中里，
千岁在世教。
右旋不受尘，
是故伏外道。
旋转不阿曲，
是故一切礼。
千子力当敌，
是故无怨恶。
方白而齐平，
是故有七宝。
四牙万字现，
是故丰三世。
所食识其味，
施与于一切。
出口覆其面，
受者如甘露。
诵经过梵天，
身安意得定。
世世慈心观，
视佛无有厌。
发色紺琉璃，
是以法隆盛。
色像花初开，
白净如明珠。』

「于是王深知其能相，为起四时殿，春、秋、冬、夏。各自异处，于其殿前列种甘果树，树间七宝浴池，池中奇花，色色各异，譬如天花，水类之鸟，数十百种，宫城牢固，七宝楼观悬铃幡幢，门户开闭，声闻四十里，选五百妓女，择取温雅礼仪备者，供养娱乐，育养太子。太子生日，国中八万四千长者，生子悉男，八万四千廐马生驹，其一特异，毛色绝白，髦鬣贯珠，以是之故，名为騫特。廐生白象，八万四千，其一白象，七肢平跽，髦尾贯珠，口有六牙，是故名为白象之宝。白马给乘，奴名车匿。

「太子生七日，其母命终，以怀天师功德大故，生忉利天，封受自然。太子在宫，不乐愤闹，志思闲燕。王问侍女：『太子乐乎？』侍女白言：『供养伎乐，不失时节，观省太子，不以欢乐。』王用愁忧，即召群臣：『阿夷相言，必成佛道。以何方便，使太子留，令无道志。』有一臣言：『唯教书疏，用系志意。』即与其仆五百人俱，共诣师门。师闻太子至，即出拜迎。太子问言：『此为何人？』臣言：『是国教书师也。』太子问言：『阎浮提书凡有六十四种，即数书名，今用何书，以相教示？』梵志惶怖，答太子言：『六十四种，已所未闻，唯持二书，以教人民。实时归命，愿赦不及。』

试艺术品第三

「于是太子，与诸官属，即回还宫。至年十七，妙才益显，昼夜忧思，未曾欢乐，常念出家。王问其仆：『太子云何？』其仆答言：『太子日日忧悴，未尝欢乐。』王复愁忧召诸群臣：『太子忧思，今当如何？』有一臣言：『令习兵马。』或言：『当习手搏射御。』或言：『当令案行国界，使观施为，散诸意思。』有一臣言：『太子已大，宜当娶妻以回其志。』王为太子，采择名女，无可意者。有小国王，名须波佛(汉言善觉)，有女名裘夷，端正皎洁天下少双，八国诸王，皆为子求，悉不与之。白净王闻即召善觉，而告之曰：『吾为太子，聘取卿女。』善觉答言：『今女有母，及诸群臣国师梵志，当卜所宜，别自启白。』

「善觉归国，愁忧不乐，绝不饮食。女即问王：『体力不安？何故不乐？』父言：『坐汝令吾忧耳。』女言：『云何为我？』父言：『闻诸国王来求索汝，吾皆不许。今白净王，为太子求汝，若不许者，恐见诛罚，适欲与者，诸国怨结。以是之故，令吾忧戚！』女言：『愿父安意，此事易耳。我却七日，自处出门。』善觉听之，表白净王：『女即七日，自出求处国中勇武技

术最胜者，尔乃为之。』白净王念：『太子处宫，未曾所习，今欲试艺，当如何乎？』

「至其时日，裘夷从五百侍女，诣国门上，诸国术士，普皆云集，观最妙技礼乐备者，我乃应之。王勅群臣，当出戏场观诸技术。王语优陀：『汝告太子：「为尔娶妻，当现奇艺。」』优陀受教往告太子：『王为娶妻，令试礼乐，宜就戏场。』太子即与优陀、难陀、调达、阿难等五百人，执持礼乐射艺之具，当出城门，安置一象，当其城门，决有力者。调达先出，见象塞门，掬之一拳，应时即死。难陀寻至，牵着道侧。太子后来，问其仆曰：

『谁枉杀象？』答言：『调达杀之！』『谁复移者？』答言：『难陀！』菩萨慈仁，徐前接象，举掷城外，象即还稣更生如故。

「调达到场，扑众力士，莫能当者，诸名勇力，皆为摧辱。王问其仆：『谁为胜者？』答言：『调达。』王告难陀：『汝与调达二人相扑。』难陀受教即扑，调达顿蹶闷绝，以水灌之，有顷乃稣。王复问言：『谁为胜者？』其仆答言：『难陀得胜。』王告难陀：『与太子决。』难陀白王：『兄如须弥，难陀如芥子，实非其类。』拜谢而退。

「复以射决，先安铁鼓，十里置一，至于七鼓，诸名射者，其箭力势，不及一鼓，调达放发，彻一中二，难陀彻二，箭贯三鼓，其余艺士，无能及者。太子前射，挽弓皆折，无可手者。告其仆曰：『吾先祖有弓，今在天庙，汝取持来。』即往取弓，二人乃胜，令与众人无能举者。太子张弓，弓声如雷。传与大众，莫能引者。太子揽牵弹弓之声，闻四十里，弯弓放箭，彻过七鼓，再发穿鼓入地，泉水涌出，三发贯鼓着铁围山，一切众会叹未曾有。诸来决艺，悉皆受折惭辱而去。

「复有力人王，最于后来，壮健非常勇猛绝世，谓调达、难陀为不足击，当与太子共决技耳。被辱去者，审呼能报，踊跃欢喜，语力人王：『卿之雄杰世无当者，决力取胜，必自如意。』皆随从还，观与太子决于胜负。调达、难陀奋其威武，便前欲击。太子止言：『此非为人，大力魔王耳。卿不能制，必受其辱。吾自当之。』父王闻此，念太子幼，深为愁怖；诸来观者，谓胜太子。时力人王，踰地勇起，奋臂举手，前撮太子，太子应时，接扑着地，地为大动。众会重辱，散去忽灭。太子殊胜，椎钟击鼓，弹琴歌颂，骑乘还宫。

「优陀语善觉言：『太子技艺，事事殊特。卿女裘夷，今为所在？』善觉答言：『从五百侍女在城门上。』优陀白太子言：『宜现奇特。』太子脱身珠璎，欲遥掷之。优陀言：『众女大多，今掷与谁？』太子言：『珠璎着颈则是其人。』寻便掷珠，即着裘夷。一切众女，皆称：『妙哉！甚为奇特，世之希有。』于是善觉，严办送女，诣太子宫，众伎侍从，凡二万人，昼夜娱乐，绝世之音。太子志意，不以为欢，常欲弃舍，静修道业，济度众生。

「王问其仆：『太子迎妃以来，意志云何？』仆答王言：『忧思不乐，身体羸瘦，转不如前。』王心愁忧，即召群臣：『太子不悦，当如之何？』诸臣议言：『宜复娉娶，增其伎乐。』傥能回志，乐于世间，即复为娉妙女，一名众称味，二名常乐意。其一夫人者，二万嫖女，三夫人者，凡有六万嫖女，端正妙好，天女无异。王问裘夷：『太子今有六万嫖女，伎乐供养，太子宁乐乎？』答言：『太子夙夜专精志道，不思欲乐。』王闻忧惨，召诸群臣复共议言：『今供太子，尽世珍奇，而故专志未曾欢乐。必如阿夷言乎？』诸臣答言：『六万嫖女，极世之乐，不以为欢，宜使出游观于治政，以散道意。』

修行本起经卷上

修行本起经卷下

后汉西域三藏竺大力共康孟详译

游观品第三

「于是王告太子：『当行游观。』太子念言：『久在深宫，思欲出游，审得所愿。』王勅国中，太子当出，严整道巷，洒扫烧香，悬缯幡盖，务令鲜洁。太子导从，千乘万骑，始出东城门，时首陀会天，名难提和罗，欲令太子速疾出家，救济十方三毒火然，愿雨法水，以灭毒火。难提和罗，化作老人，踞于道傍，头白齿落，皮缓面皱，肉消脊瘦，支节萎曲，眼泪鼻涕，涎出相属，上气肩息，身色黧黑，头手脱掉，躯体战惧，恶露自出，坐卧其上。太子问言：『此为何人？』天神寤仆，仆言：『老人。』『何等为老？』曰：『夫老者，年耆根熟，形变色衰，气微力竭，食不消化，骨节欲离，坐起须人，目冥耳聋，便旋即忘，言辄悲哀，余命无几，故谓之老。』

太子叹曰：『人生于世，有此老患，愚人贪爱，何可乐者？物生于春，秋冬悴枯，老至如电，身安足恃。』即说偈言：

「『老则色衰，病无光泽，
皮缓肌缩，死命近促。
老则形变，喻如故车，
法能除苦，宜以力学。
命欲日夜尽，及时可勤力，
世间谛非常，莫惑堕冥中。
当学燃意灯，自练求智慧，
离垢勿染污，执烛观地道。』」

「于是太子，即回车还，愍伤一切，有此太患，忧思不乐。王问其仆：『太子出游，何故速还？』其仆答言：『道逢老人，伤念不乐。』还宫愁思，数年小差，复欲出游。王勅国中，太子当出，禁诸臭秽，莫在道侧。于是太子，驾乘出城南门。天化为病人，在于道侧，身瘦腹大，躯体黄熟，咳嗽呕[口*逆]，百节痛毒，九孔败漏，不净自没，目不见色，耳不闻声，呻吟呼吸，手足摸空，唤呼父母，悲恋妻子。太子问曰：『此为何等？』其仆答言：『病人也。』『何如为病？』答言：『人有四大，地、水、火、风，大有百一病，展转相钻，四百四病，同时俱作，此人必以极寒、极热、极饥、极饱、极饮、极渴，将节失所，卧起无常，故致斯病。』太子叹曰：『吾处富贵，极世所珍，饮食快口，放心自恣，淫于五欲，不能自觉，亦当有病，与彼何异。』即说偈言：

「『是身为脆哉，常俱四大中，
九孔不净漏，有老有病患。
生天皆无常，人间老病忧，
观身如雨泡，世间何可乐。』」

「于是太子，回车还宫，思念一切有此大患。王问其仆：『太子出游，今者何如？』其仆答言：『逢见病人，于是不乐。』数年小差，复欲出游。王勅国中，太子当出，平治臭处，无令近道。出西城门，天作死人，扶舆出城，室家随车，啼哭呼天，奈何舍我，永为别离。太子问曰：『此为何等？』仆言：『死人。』『何如为死？』答言：『死者尽也，精神去矣。四大欲散，魂神不安，风去息绝，火灭身冷，风先火次，魂灵去矣。身体挺直，无所复

知，旬日之间，肉坏血流，臃胀烂臭，无一可取。身中有虫，虫还食之，筋脉烂尽，骨节解散，髑髅异处，脊肋肩臂，髀胫足指，各自异处，飞鸟走兽，竞来食之。天龙鬼神，帝王人民，贫富贵贱，无免此患。』太子长叹，而说颂曰：

「『观见老病死， 太子心长叹，
人生无常在， 吾身亦当然。
是身为死物， 精神无形法，
假令死复生， 罪福不败亡。
终始非一世， 从痴爱久长，
自此受苦乐， 身死神不丧。
非空非海中， 非入山石间，
无有地方所， 脱止不受死。』」

「于是太子，回车还宫，愍念众生有老、病、死苦恼大患，忧思不食。王问其仆：『太子出游，宁有乐乎？』即答王言：『逢见死人，遂致不乐。』数年小差，复欲游观，严驾出北城门。天复化作沙门，法服持钵，行步安详，目不离前。太子问曰：『此为何人？』其仆答曰：『沙门也！』『何为沙门？』『盖闻沙门之为道也，舍家妻子，捐弃爱欲，断绝六情，守戒无为，得一心者，则万邪灭矣。一心之道，谓之罗汉，罗汉者真人也。声色不能污，荣位不能屈，难动如地，已免忧苦，存亡自在。』太子曰：『善哉！唯是为快。』即说偈言：

「『痛哉有此苦， 生老病死患，
精神还入罪， 经历诸勤苦。
今当灭诸苦， 生老病死除，
不复与爱会， 永令得灭度。』」

「于是太子，即回车还，斋思不食。王问其仆：『太子又出，意岂乐乎？』仆言：『行见沙门，倍更忧思，不向饮食。』王闻大怒，举手自击，前勅修道，复令太子辄见不祥，罪应刑戮。即召群臣，各使建议，设何方术，当令太子不出学道。有一臣言：『宜令太子监农种植，役其意思，使不念道。』便以农器犁牛千具，仆从大小相率上田，令监课之。太子坐阎浮树下，见耕者垦壤出虫，天复化令牛领兴坏，虫下淋落，鸟随啄吞。又作虾蟇，追食曲蟺，蛇从穴出，吞食虾蟇，孔雀飞下啄吞其蛇，有鹰飞来，搏取孔雀，鸱鸢

复来，搏撮食之。菩萨见此众生品类展转相吞，慈心愍伤，即于树下得第一禅。日光赫奕，树为曲枝，随荫其躯。

「王念太子，常在宫中，未曾执苦，即问其仆：『太子何如？』」对言：『今在阎浮树下，一心禅定。』王曰：『吾令监作欲乱其思，然故禅定，在家何异？』王勅严驾便往迎之。遥见太子，树枝曲荫，神曜非常。不识下马，为作礼时，即与俱还。未及城门，无数千人，华香奉迎，相师一切，称寿无量。王问：『何故？』梵志答言：『明旦日出，七宝当至。』王大欢喜，必成圣王。

出家品第五

「是时太子，还宫思惟，念道清静，不宜在家，当处山林，研精行禅。至年十九，四月七日，誓欲出家。至夜半后，明星出时，诸天侧塞虚空，劝太子去。时裘夷见五梦，即便惊觉，太子问之：『何故惊寤？』」对曰：『向者梦中，见须弥山崩、月明落地、珠光忽灭、头髻堕地、人夺我盖，是故惊觉。』菩萨心念：『五梦者应吾身耳，念当出家。』告裘夷言：『须弥不崩、月明续照、珠光不灭、头髻不落、伞盖今在，且自安寐，莫忧失盖。』于是诸天言：『太子当去，恐作稽留。』召乌苏慢(汉名厌神)，适来入宫，国内厌寐。时难提和罗，化诸宫殿尽为冢墓，裘夷伎女皆成死人，骨节解散，髑髅异处，臃胀烂臭，青瘀脓血，流漫相属。太子观视宫殿，悉作冢墓，鸱鸢狐狸，豺狼鸟兽，飞走其间。太子观见一切所有，如幻如化如梦如响，皆悉归空，而愚者保之。即呼车匿，急令被马。车匿言：『天尚未晓，被马何凑？』太子为车匿而说偈言：

「『今我不乐世， 车匿莫稽留，
 使吾本愿成， 除汝三世苦。』」

「于是车匿，即行被马，马便跳踉，不可得近。还白太子：『马今不可得被。』」菩萨自往拊拍马背，而说颂言：

「『在于生死久， 骑乘绝于今，
 蹇特送我出， 得道不忘汝。』」

「于是被马讫。蹇特自念言：『今当足[跳-兆+答]地，感动中外人。』四神接举足，令脚不着地。马时复欲鸣，使声远近闻。天神散马声，皆令入虚空。

太子即上马，出行诣城门，诸天、龙神、释梵四天，皆悉导从，盖于虚空。时城门神人现，稽首言：『迦维罗卫国，天下最为中。丰乐人民安，何故舍之去？』太子以偈答言：

「『生死为久长， 精神经五道，
 使我本愿成， 当开泥洹门。』」

「于是城门自然便开，出门飞去。天晓，行四百八十里，到阿奴摩国(汉言常满)。太子下马，解身宝衣缨络宝冠，尽与阐特，告言：『汝便牵马归，上谢大王及国群臣。』阐特言：『今当随从，供给所须，不可独还放马令去。山中多有毒虫虎狼狮子，谁当供养饮食水浆床卧之具？当何从得，要当随从与并身命。』蹇特长跪，泪出舐足，见水不饮，得草不食，鸣啼流涕徘徊不去。太子复说偈言：

「『身强得病摧， 气盛老至衰，
 死亡生别离， 云何乐世间。』」

「于是阐特，悲泣礼足，牵马辞还。未至国城，四十里外，白马悲鸣，其声彻国中，国中皆云：『太子来还！』举国人民，络绎出迎，但见阐特牵马空还。裘夷见此，自投殿下，前抱马颈泪下交横。王见裘夷泣，五内皆摧伤，自抑告言曰：『吾子学自然。』国中臣民，见王及裘夷哽咽悲泣，莫不为摧伤。裘夷日夜思，王便召群臣：『吾有一太子，舍我而入山。卿曹今差次，令数满五人，共追侍太子，慎勿中来还。』」

「太子得离俗，踊跃欣喜，安徐步行入城。国人覩太子，欢喜无有厌。太子离恩爱，远诸苦恼根，思欲剃头发，仓卒无有具。帝释持刀来，天神受发去，遂复前行。国中人民，随而观之。于是出国，小复前行，到摩竭国，从右门入左门出。国中人民，男女大小，见太子者，或言天人，或言帝释梵王、天神龙王，欢喜踊跃，不知何神。太子知其所念，便下道坐树下，人民围绕，欢喜观视。时国王瓶沙，即问臣吏：『国中何以寂默，了无音声？』对曰：『朝有道士，经国过去，光相威仪，非世所有。国人大小，追出而观，于今未还。』」

「于是王与群臣，出诣道士。遥见太子光相殊妙，便问太子：『是何神乎？』太子答言：『吾非神也！』『若非神者，从何国来？何所氏族？』太子报言：『吾出香山之东、雪山之北，国名迦维，父名白净，母名摩耶。』」

瓶沙问言：『将非悉达乎？』答言：『是也！』惊起礼足：『太子生多奇异，形相炳着，当君四天下为转轮圣王，四海颺颺冀神宝至。何弃天位，自投山藪？必有异见，愿闻其志。』太子答言：『以吾所见，天地人物，出生有死，剧痛有三，老、病、死苦，不可得离。身为苦器，忧畏无量，若在尊宠，则有僇逸，贪求快意，天下被患，此吾所厌故欲入山。』诸耆长曰：『夫老、病、死，自世之常，何独预忧？乃弃美号，隐遁潜居，以劳其形，不亦难耶？』

「于是太子，即说颂言：

「『如令人在胎，不为不净；
如令在净，不为不净污；
如令苦，不为多、无有数；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人老形，不若干变；
如令善行者，不为恶行；
如令爱别离，不为苦痛；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病瘦，无复有大畏；
如令后世，无有诸恶对；
如令堕地狱，无有苦痛；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年少形，不变坏者；
如令所不可，不以着心；
如令死至时，无有众畏；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愚痴，不以为厚冥；
如令瞋恚，不为强怨家；
如令五乐心，不为染恶；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不与，诸痴人共居；
如令众痴法，自远离人；
如令诸痴人，无有思想；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诸恶种，不若干辈；

如令诸恶，尽灭自离人；
如令诸恶念，无有思想；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世间恶，为最尊上；
如令恶行已，灭不复生；
如令诸恶行，尽无有实；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诸天，食福常不动；
如令世人，寿命得常存；
如令诸处所，不为行趣；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如令诸荫盖，不为怨家；
如令诸六入，无有苦恼；
如令一切世间，为不苦；
假令如是，谁不乐世者？』

「于是如诸君言：『不当预忧，使我为王，老到病至，若当死时，宁有代我受此厄者不？如无有代，胡可勿忧？天下有慈父孝子，爱彻骨髓，至当死时不得相代。若此伪身，苦至之日，虽居高位，六亲在侧，如为盲人设烛，何益于无眼者。吾覩众行，一切无常，皆化非真，乐少苦多。身非己有，世间虚无，难得久居。物生有死，事成有败，安则有危，得则有亡。万物纷扰，皆当归空，精神无形，躁浊不明。行致死生之厄，非直一受而已也。但为贪爱，蔽在痴网，没生死河，莫之能觉。故吾欲入山，一心思四空净，度色灭恚，断求念空，无所适莫，是将反其原而归其本，始出其根，如我愿得乃可大安。』瓶沙王及诸耆长，欢喜意解：『太子志妙，世间难有，必得佛道，愿先度我。』」

「太子默然而逝，复前念言：『今我入山，当用宝衣为？世间痴人，皆为财所危。』即便见猎师，馱游被法衣。太子喜念言：『此则真人衣，度世慈悲服，猎者何故着？心念欲贸易，成我志所愿。』便持金缕衣，贸所法震越。猎者内欢喜，菩萨亦俱然。太子被震越，柔软鲜且洁，顾视僧伽梨，过佛无差别，于是遂入山。菩萨得法服，欣喜光照耀。山林诸道士，一名为阿兰，二名为迦兰，学来积年，四禅具足，获致五通，见光惊怖，此何瑞应？便共出观，遥见太子：『是为悉达，今果出家。善来悉达便坐是榻，冷泉美果今可食之。』而作颂曰：

「『日王初出时， 在于山顶上，
是故慧明照， 一切诸群生。
若有观面像， 终究不知厌，
是故道德最， 无双无有比。』」

「是时菩萨而说颂曰：

「『虽修四定意， 不知无上慧，
道心正为本， 不在事邪神。
行俗谓为真， 长夜求梵天，
是故不识道， 轮转堕生死。』」

「于是菩萨，行起慈心，遍念众生老耄专愚，不免疾病死丧之痛，欲令解脱，以一其意；而起悲心，愍伤一切，皆有饥渴寒暑得失罪咎艰难之患，欲令安隐，以一其意；而起喜心，念诸世间，皆有忧苦恐怖遭逢之患，欲令淡泊，以一其意；而起护心，欲度五道八难众生，愚蔽矇闇，不见正道，念欲成济使得无为，以一其意；得善不喜，逢恶不忧，舍世八事，利衰毁誉称讥苦乐，不以倾动，成二禅行。

「复前到斯那川，其川平正，多众果树，处处皆有流泉浴池，其中净洁，无有蚊、蜂、蚊、虻、蝇、蚤。川中道士，名为斯那，教授弟子等五百人，修其所术。于是菩萨坐娑罗树下，便为一切志求无上正真之道。诸天奉甘露，菩萨一不肯受，自誓日食一麻一米，以续精气。端坐六年，形体羸瘦，皮骨相连，玄精静寞，寂默一心，内思安般——一数、二随、三止、四观、五还、六净——游志三四出十二门，无分散意，神通妙达，弃欲恶法，无复五盖，不受五欲，众恶自灭，念计分明，思视无为，譬如健人得胜怨家，意以清静，成三禅行。

「天帝释意念言：『菩萨坐树下，六年已满，形体羸瘦，今当使世间人，奉转轮王食，补六年之饥虚。』便感斯那二女，使于梦中见天下尽成为水，中有一花七宝光色，须臾便萎，失其本色。见有一人，以水洒上，更生如故。水中众花，始生萌芽，覆水而出。二女梦寤，怪未曾有，即启语父。其父不解，尽问耆年，皆不能说。天帝复下化作梵志，为女解梦言：『汝见天下水中生一花者，是白净王太子初生时；今在树下六年，身羸形瘦，是花萎时；见一人水洒更生者，是能献食者；小花萌芽欲出者，是五道生死人也。』」时天帝释，即说偈言：

「『六年不倾猗，亦不念饥寒，
精进无所著，形瘦骨皮连。
汝等修敬意，奉献于菩萨，
现世获大福，后世受果报。』

「女言：『献食者其法云何？』梵志答言：『当取五百牛乳，展转相饮至于
一牛，[恚-心+牛]一牛湏持用作糜，乳糜涌沸，出高七仞，左上右下，右上左
下，斟糜入钵，釜杓不污。』二女恭肃，奉献菩萨。菩萨意念，欲先沐浴然
后受糜，行诣流水侧，洗浴身形。浴讫欲出水，天神按树枝，二女奉乳糜。
得色气力充，祝愿福无量，令女归三尊。食毕洗手漱口，澡钵已还掷水中，
逆流未至七里，天化作金翅鸟飞来捧钵去，并发一处，供养起塔。即复前
行，当渡尼连禅河。是时菩萨，便说偈言：

「『渡水尼连禅，慈愍一切人，
五道三毒垢，使除如水净。
菩萨兴是念，一切痴堕冥，
当持八直水，洗除三毒垢。
是时始上岸，青雀有五百，
飞来绕菩萨，三匝悲鸣去。』

「于是复前行，当过瞿龙池时，龙大欢喜，踊出见菩萨，便说偈言：

「『善哉见悉达，来救何以晚，
本请一切众，无上甘露浆。
行步地震动，众乐自然鸣，
正与过佛等，于我无有疑。
今持无上慧，降伏诸魔怨，
今当佛日照，觉诸群生眠。』

「于是复前行，望见丛林山，其地平正，四望清静，生草柔软，甘泉盈流，
花香茂洁，中有一树，高雅奇特，枝枝相次，叶叶相加，花色蓊鬱，如天庄
饰，天幡在树顶，是则为元吉，众树林中王。于是小前行，见一刈草人，菩
萨便问曰：『今汝名何等？』『我名为吉祥，今刈吉祥草。』『今汝施我
草，十方皆吉祥。』时人吉祥即说偈言：

「『以弃圣王位，
金银之床榻，
吉祥哀乐声，
超越过梵天，
七宝玉女妻，
氍毹锦绣褥。
八部真音响，
今用刍草为？』

「菩萨以偈答言：

「『发愿阿僧祇，
今往满本愿，
欲度五道人，
是故欲得草。』

「人与把乱草，
『世间意皆乱，
便持向树王：
我当正其志。』

「即持草洒地，
齐正如所言，
菩萨便坐上，
一切蒙其恩。
菩萨作三要：『心坐及其树，
若我不得道，
言我肌骨枯，
过佛得道时，
终不离三誓。
不动会当成，
皆悉出一心。』

「于是菩萨，安坐入定，弃苦乐意，无忧喜想，心不依善，亦不附恶，正在其中，如人沐浴净洁覆以白裘，中外俱净，表里无垢，喘息自灭，寂然无变，成四禅行。以得定意，不舍大悲，智慧方便，究畅要妙，通三十七道品之行。何谓三十七品？一为四意止，二为四意断，三为四神足，四为五根，五为五力，六为七觉意，七为八直行。周而复始，苦空非常，无想无愿。

『我念世间，贪爱嗜欲，堕生死苦，少能自觉本从十二因缘起。何等为十二本？从痴行便有识，缘识行便有名字，从名字行便有六入，缘六入行便有更乐，缘更乐行便有痛，缘痛行便有爱，缘爱行便有受，缘受行便有有，缘有行便有生，缘生行便有老死忧悲苦痛心恼大患，具有精神，从是转堕生死。欲得道者，当断贪爱，灭除情欲，无为无起，然则痴灭。痴灭则行灭，行灭则识灭，识灭则名字灭，名字灭则六入灭，六入灭则更乐灭，更乐灭则痛灭，痛灭则爱灭，爱灭则受灭，受灭则有灭，有灭则生灭，生灭则老死忧悲苦痛心恼大患皆尽，是谓得道。』

「菩萨心自念言：『今当降魔官属。』即放眉间毫相光明，感动魔宫。魔大惶怖，心中不宁，观见菩萨，已在树下，清净无欲，精思不懈，心中烦毒，

饮食不甘，伎乐不御，念是道成，必大胜我，欲及其未作佛，坏其道意。魔子须摩提(汉言贤意)前谏父曰：『菩萨行净，三界无比，以得自然神通，众梵诸天亿百皆往礼侍，此非天人所当沮坏，无为兴恶自毁其福。』魔王不听，三女自占，一名恩爱，二名常乐，三名大乐：『父王莫忧，吾等自往坏菩萨道意，不足劳父王，勿复忧患。』

「于是三女，严庄天服，从五百玉女，到菩萨所，弹琴歌颂，淫欲之辞欲乱道意。三女复言：『仁德至重，诸天所敬，应有供养，故天献我。我等好洁，年在盛时，愿得晨起夜寐供侍左右。』菩萨答言：『汝宿有福，受得天身，不惟无常，而作妖媚，形体虽好，而心不端。譬如画瓶中盛臭毒，将以自坏。有何等奇，福难久居，淫恶不善，自亡其本，福尽罪至，堕三恶道，受六畜形，欲脱致难。汝辈乱人道意，不计非常，经历劫数，展转五道。今汝曹等，未离勤苦。吾在世间，处处所生，观视老者如母，中者如姊，小者如妹，诸姊等各各还宫，勿复作是曹事。』菩萨一言，便成老母，头白齿落，眼冥脊伛，柱杖相扶而还。

「魔见三女还皆成老母，益大忿怒，更召鬼神王，合得十八亿，皆从天来下，围绕菩萨，三十六由旬，皆使变成师子、熊罴、兕虎、象、龙、牛、马、犬、豕、猴猿之形，不可称言。虫头人躯蚯蚓之身鼃龟之首，而有六目，或一颈而多头，齿牙爪距，担山吐火，雷电四绕，拥护戟铤。菩萨慈心，不惊不怖一毛不动，光颜益好，鬼兵不能得近。魔王便前说偈问言——菩萨慈心，所问尽答——曰：

「『比丘何求坐树下， 乐于林藪毒兽间，
云起可畏窈冥冥， 天魔围绕不以惊。』

「『古有真道佛所行， 恬淡为上除不祥，
其成最胜法满藏， 吾求斯座决魔王。』

「『汝当作王转金轮， 七宝自至典四方，
所受五欲最无比， 斯处无道起入宫。』

「『吾覩欲盛吞火铜， 弃国如唾无所贪，
得王亦有老死忧， 去此无利勿妄谈。』

「『何安坐林如大语，
不见我兴四部兵，
委国财位守空闲，
象马步兵十八亿？』

「『已见猴猿师子面，
皆持刀剑携戈铤，
超跃哮吼满空中。
设复亿姦神武备，
为魔如汝来会此，
不先得佛终不起。
矢刃火攻如风雨，
吾亦自誓不空还，
魔有本愿令我退，
于是可知谁得胜。』

「『吾曾终身快布施，
比丘知我宿福行，
故典六天为魔王，
自称无量谁为证？』

「『昔吾行愿从锭光，
怒畏想尽故坐斯，
受拜为佛释迦文，
意定必解坏汝军。
我所奉事诸佛多，
财宝衣食常施人，
仁戒积德厚于地，
是以脱想无患难。』

「菩萨即以智慧力，
应时普地軒大动，
魔与官属颠倒堕。
魔王败绩怅失利，
昏迷却踞前画地，
其子又晓心乃寤，
实时自归前悔过：

「『吾以不复用兵器，
世用兵器动人心，
等行慈心却魔怨，
而我以汝等众生。
若调象马虽已调，
然后故态会复生，
若得最调如佛性，
已如佛调无不仁。』

「垓天见佛擒魔众，
诸天欢喜奉华臻：
忍调无想怨自降，
『非法王坏法王胜。
本从等意智慧力，
慧能实时禳不祥，
能使怨家为弟子，
当礼四等道之证。
面如满月色从容，
名闻十方德如山，
求佛像貌难得比，
当稽首斯度世仙。』

「菩萨累劫清静之行，至儒大慈，道定自然，忍力降魔，鬼兵退散，定意如故，不以智虑，无忧喜想，是日夜半后，得三术阁(三术阁者汉言三神满具足)，漏尽结解，自知本昔久所习行，四神足念，精进定、欲定、意定、戒定，得变化法，所欲如意，不复用思；身能飞行；能分一身，作百作千至亿万无数，复合为一；能彻入地，石壁皆过，从一方现，俯没仰出，譬如水波；能身中出水火；能履水行虚，身不陷坠；坐卧空中，如飞鸟翔；立能及天，手扞日月，欲身平立，至梵自在；眼彻视，耳洞听，意预知，诸天人龙鬼神虻行蠕动之类，身行口言心所念，悉见闻知。诸有贪淫无贪淫者，有瞋怒无瞋怒者，有愚痴无愚痴者，有爱欲无爱欲者，有大志行无大志行者，有内外行无内外行者，有念善不念善者，有一心无一心者，有解脱意无解脱意者，一切悉知。

「菩萨观天上、人中、地狱、畜生、鬼神五道，先世父母、兄弟、妻子中外姓字，一一分别，一世十世，百千亿万无数世事，至于天地一劫崩坏空荒之时，一劫始成，人物初兴，能知十劫百劫至千万亿无数劫中，内外姓字，衣食苦乐，寿命长短，死此生彼，展转所趣，从上头始，诸所更身，生长老终，形色好丑，贤愚苦乐，一切三界，皆分别知。见人魂神，各自随行，生五道中，或堕地狱，或堕畜生，或作鬼神，或生天上，或入人形，有生豪贵富乐家者，有生卑鄙贫贱家者。知众生或五阴自弊，一色像，二痛痒，三思想，四行作，五魂识，皆习五欲，眼贪色，耳贪声，鼻贪香，舌贪味，身贪细滑，牵于爱欲，或于财色思望安乐，从是生诸恶本，从恶致苦。能断爱习，不随淫心，大如毛发，受行八道，则众苦灭，譬如无薪亦无火，是谓无为度世之道。

「菩萨自知，已弃恶本，无淫怒痴，生死五阴诸种悉断，无余灾孽所作已成，智慧已了。明星出时，廓然大悟，得无上正真道，为最正觉，得佛十八法，有十神力、四无所畏。佛十八法者，谓从得佛至于泥曰，一、无失道，二、无空言，三、无妄志，四、无不净意，五、无若干想，六、无不省视，七、志欲无减，八、精进无减，九、定意无减，十、智慧无减，十一、解脱无减，十二、度知见无减，十三、古世之事悉知见，十四、来世之事悉知见，十五、今世之事悉知见，十六、揽众身行化以始所知，十七、揽众言行化以始所知，十八、揽众意行化以始所知，是为佛十八不共之法。

「十神力者，诸佛悉见知，深微隐远，是处非处，明审如有，一力也；佛悉明知来今往古所造行地，其受报处，二力也；佛悉分别天人众生彼彼异念，

三力也；佛知众生若干种语及度世语，四力也；佛悉了知世间杂种无量情态，五力也；佛能现禅解定行，除众劳净，六力也；佛知欲缚知欲解要在所宜行，七力也；佛智如海善言无量追识一切宿命所更，八力也；佛天眼净见人物死神所出生，善恶殃福，随行受报，九力也；佛漏已尽，无复缚着，神真叡智，自知见证，究畅道行，可作能作，无余生死，其智明审，是为佛十神力也。

「四无所畏者，佛神智正觉，无所不知，愚人或言：『佛未悉知。』至于梵摩众圣，皆莫能论佛之智故，独步不惧，一无畏也。佛漏尽悉止，愚惑相言：『佛漏未尽。』至梵摩众圣，莫能论佛之志故，独步不惧，二无畏也。佛说经戒，天下诵习，愚惑相言：『佛经可遏。』至梵摩众圣，莫能论毁佛正经故，独步不惧，三无畏也。佛现道义，言真而要，能度苦厄，愚惑相言：『不能度苦。』至梵摩众圣，莫能论佛正道故，周行不惧，四无畏也。

「佛得是意，一切知见，坐自念言：『是实微妙，难知难明，甚难得也，高而无上，广不可极，渊而无下，深不可测，大苞天地，细入无间，养育众生，如视赤子，承事诸佛，积德无量，累劫懃苦，不忘其功也，今悉得之。』善自颂曰：

「『作福之报快，众愿皆得成，
速疾入众寂，皆得至泥洹。
今觉佛极贵，弃淫净无漏，
一切能将导，从者必欢豫。』」

「是时佛在摩竭提界善胜道场贝多树下，德力降魔，觉慧神静，三达无碍。度二贾客，提谓、波利，授三自归，及与五戒，为清信士。

「念昔锭光别我为佛：『汝后百劫，当得作佛，名释迦文如来。至真。等正觉。明行成为。善逝。世间解。无上士。道法御。天人师，号佛。世尊，度脱众生，如我今也。』吾从是来，建立弘誓，奉行六度、四等、四恩、三十七品，善权随时，一切诸法，积累不倦，高行殊异，忍苦无量，功报不遗，大愿果成。」

佛说经已，一切众会，皆大欢喜，为佛作礼而去。

修行本起经卷下

【经文信息】 大正藏第 03 册 No. 0184 修行本起经

【版本记录】 CBETA 电子佛典 Rev. 1.22 (Big5), 完成日期: 2009/05/23

【编辑说明】 本数据库由中华电子佛典协会 (CBETA) 依大正藏所编辑

【原始数据】 萧镇国大德提供, 维习安大德提供, 北美某大德提供, 张墨昱大德提供新式标点

【其他事项】 本数据库可自由免费流通, 详细内容请参阅 **【[中华电子佛典协会数据库版权宣告](#)】**
